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阿慧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阿慧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 阿慧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569-4

I. ①月…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022 号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作 者: 阿 慧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程远图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69-4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阿慧 原名李智慧，经名阿伊莎，回族，原籍河南省沈丘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7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周口市第八届拔尖人才。《大河文学》执行副主编。散文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美文》《时代文学》《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莽原》《回族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年选》《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最佳散文选》等十多种选本。散文集《羊来羊去》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荣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回族文学奖、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等全国和省市级奖30多项。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邢 春 王 璇

编 委：王 冰 赵兴红 谭 杰

赵 飞 程远图 王锦方

目 录

炸 豆	1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5
大青脸	15
海澈儿的红李子	20
黄花娘	27
棉花朵朵开	34
遥看四角天空	44
赤脚踏上金山岭	51
一树花的晚霞	55
大地的云朵	59
十一个孩子，一个不能少	86
白雾清静	90
水花开济南	100
白的花	104
一路水声	112
前头有很多好东西	116
雪的味道	128



我跌入你清纯的眼窝	130
雪中春信香几许	135
大雁西飞	140
临夏绿风	145
泥屋西边有口井	149
绿梅婶的爱情	154
孩子，今生我把爱给你	191
扛上日子走	197
一棵草的自然生长	218

炸 豆

朝地头一蹲，农人成了富翁。沧桑的脸、粗糙的手、破烂的衣衫，都成了金色，天上是金黄的太阳，地上是金黄的豆田。数千亩黄豆在平原成熟，没有遮拦的那种黄，每一片豆叶都似纯金的，农人的眼睛金光四射。

露水一夜间打落金片似的豆叶，豆叶就在豆棵下打了卷，褪了色，如脱落的脐带。那叶面的金色被太阳光收了，凝固在豆荚里，黄豆就黄得耀眼了。

太阳还没出，生产队队部前老柳树上的那挂破钟，响起了让人耳朵发麻的当当声，全队的男劳力揉着眼走出家门，手中昨晚磨好的镰刀，还留着红锈的水印。队长蹚过没腿肚的豆棵，一步步饱满地走，豆棵一路哗啦啦地响，豆在荚里急不可待地冲撞。队长闻到田地待产的腥香，摘一个毛茸茸的豆荚在手里，轻轻一捏，啪一声炸开了，三粒黄豆亮在手掌心。他朝地头的农人喊：“炸豆了！开镰吧！”

农人们在豆地南头站好自己的垄，就像运动员站好自己的跑道，人和镰刀都酝着黏稠的梦。掉光了叶子的豆棵，豆荚如紧密的鞭炮，从头坠到根，蓄意沉甸甸地爆裂。镰刀反射太阳的光芒，豆棵在农人的脚边倒下。黄绿的蚱蜢弹跳着飞起来，随后飞起的还有蚰蚰和粉蝶，它们忧郁的翅膀扇动水纹似的白光。只是依恋般起落，并没有飞远。割倒的豆棵下有它们亲人的尸体，已经称不上尸体，只剩零星的几片斑斓的翅膀，散落在湿答答的泥土中，藏着已逝的露水和月光，还有豆叶年轻时的油绿、狗尾巴花柔軟的清香。蚰蚰奋力跳上农人的脚，几声衰弱的鸣叫，没能阻挠镰刀的

寒光。农人身后只剩零丁瘦弱的草，草依靠豆棵的时间太长了，只是一味地依靠、一味地眷恋，就没了草的筋骨，成熟的豆棵倒了，草在风中稳不住根脚。

有活物惊慌地跳开，吱的一声，在不远处，又吱的一声，还在豆棵顶梢，裸露灰白少毛的脊背。挑逗得年轻的农人乱了心思。他喊一声：“搬仓子！”就拎上镰刀蹿出去追，矫健的长腿，蹿得豆荚咧开了嘴。老农不追，他告诉年轻人，附近就有搬仓子的窝。逃跑的是老田鼠，蹦跳着诱人离开，是为了保护小鼠。年轻人果然在草窝里、豆叶下找见几处洞口。丢下镰刀，拿起铁锨，年轻人掘开田鼠热闹的家。好大的一窝，十几只肉肉的幼鼠惊慌地爬。小拇指大小，眼睛还未曾睁开，全身红牙牙的没有一根毛，挤压成一团，吱吱乱叫。身下铺着干草、豆叶，还有几缕灰白的鼠毛。年轻人硌硬得直皱眉，扬起铁锨要拍，老农抓住半空中的锨把，说：“是一窝命啊！”盖上草叶，用土松松地活埋。

那边又喊：“刨到了！”湿湿的土层，黄灿灿的豆粒密密实实，那么集中，是小小的金库。黄豆有半粒的，似乎田鼠在豆棵上嗑黄豆时遇到了人，惊慌地啃掉了一个豆瓣，不舍弃，含着运回家。还有些坚厚的豆荚，豆荚上有血，暗红的，鼠就忍着刚伤的嘴的疼痛，拖豆回窝。又见几丝鼠毛，隐在豆粒中，鼠在储粮的战事中，为了一家老小，脱掉一层皮毛。

年轻人兴奋地朝外挖豆，湿黏黏的收获，农人伸展衣襟兜住，太多了，就拿筐装，鼠的粮仓还没见底。年轻人感慨：“好家伙，搬这么多豆子，怪不得叫它搬仓子。”“给队长说说，拿这黄豆换豆腐，各家分几片，来个小葱拌豆腐，也当一次皇上。”“不分豆腐，加工分也中，过年时拿分兑钱买豆腐。”风把话送进队长耳朵里，他蹲在地头树荫里吼：“一群豆腐！”老农举着镰刀看天，对挖豆的人说：“别挖了，留点吧！这地也是它们的。”

农人轻轻地掩上土，掩盖鼠的仓库。又分头割豆，割得不再专注，不断用眼睛在远处寻找，一时怕见那两只少毛的大鼠，不知它们找不到粮库，寻不见儿女该是怎样的心境。豆炸了，田鼠一家的日子也炸了。

割好的豆棵，在场地炸出一片好心情，焦热的阳光撬开豆荚松动的

口，豆就从口里蹦出来，跳出一个个金晃晃的弧，那是豆的高潮。

割掉豆棵的田地，灰秃秃平坦，像女人产后的肚皮，松弛而疲沓，清冷而凌乱。

两个女娃从村子走进田地，黄衣的是姐姐，红衣的是妹妹，慵懒的土地有了色彩和灵动。姐妹俩一进豆地就低头寻找，找到一粒黄豆就放进搪瓷茶缸，叮当响了一声，叮当又响一声，小姐俩在豆的音乐里喜悦。她们在收割完毕的豆地上游走，小心避开尖利的豆茬，踩着沙沙作响的豆叶，捡拾炸开遗落的豆粒。用正握铅笔的稚嫩纤细的手指，一遍遍翻拨破布似的豆叶、枯草。黄豆吸饱了潮湿的地气和晨露，胖胖地躺在那里，乖得如睡着的小娃娃。小姐妹爱惜地把它们捡起，粒粒裹带女娃的牵挂。奶奶患了严重的眼疾，眼睛红肿成一条细缝，火烧火燎的疼痛，使老人无法入睡。夜夜枕边有炸豆的声响，奶奶似闻到黄豆的醇香。奶奶说：“有碗豆芽汤喝，该多好啊！”可是，割下的豆棵仍堆积在南场，豆还没有脱粒归仓。小姐俩就端起茶缸来到豆地，眼见，各自茶缸里的豆粒，像太阳一样越升越高。

小妹尖厉地一声尖叫，瓷茶缸咚地掉在地上，豆粒惊恐地蹦跳，纷纷逃入草叶，小麻雀扑棱棱飞到半空，半天不肯下来。小妹娇嫩的食指触到一团怵人的冰冷，它盘成腐败豆叶的颜色，小妹懵懂扒醒它幽暗的梦。那蛇迅速伸展阴冷的身子，滑过半躺的茶缸和零散的黄豆，曲曲弯弯去追红衣小妹。小妹红色娇小的身影，惊梦般逃向地头，那里有棵高大的野生苦楝树。小姐姐扭头发现小妹的危险，她大叫着追蛇。蛇昂起尖脑袋，麻花着软身子，追逐妹妹的小脚，小妹惊叫得不成样子，田野的空气忍不住战栗。小姐姐举起茶缸砸向蛇头，蛇疼得一抽，辨不清方向，冲向路边的水沟。

苦楝树叶子已经落尽，挂着一嘟噜一嘟噜黄白的楝枣子，黑尾巴喜鹊尖起长嘴，啄上几粒，立马吐出，苦得它直摇脑壳。

小姐妹背靠苦楝树，小脸儿如苦楝果白白黄黄，小脚板却是血拉拉的，麻麻扎扎的伤口，向外流着鲜红的血。镰刀割去粗硬的豆棵，留下钉子似的斜斜的尖儿，穿透小姐妹单薄的布鞋底，扎破她们白嫩的脚板。小

姐姐把树下的尘土拢起一个小丘，姐妹俩的伤脚埋进面粉似的细土。土里，有太阳的温度，暖洋洋抚慰着伤痛，小妹的泪水渐渐干成两道白印。

小姐姐蹒跚地去找搪瓷茶缸，沿着蛇追赶的布满豆茬的路，她把散落的黄豆重新拾进茶缸。姐妹俩回家的脚步歪歪扭扭。

拾来的豆粒被小姐俩放进瓦盆，倒上清水，蒙上毛巾，像大人一样等待豆的长大，她们坐在眼疾奶奶的床边，更像两个大人了，她们在黄豆成熟的季节长大。

瓦盆里的豆猛然间长高，它们把毛巾顶得鼓起。揭开来，一根根黄嫩嫩的豆芽，顶着黄澄澄的大脑袋，个个咧嘴憨笑。那天，奶奶喝了三碗乳白、滚烫的豆芽汤，舒坦坦地睡了一觉，烂桃子似的双眼消肿了，模糊的血丝消退了。眼清目明的奶奶，掀开盖着白毛巾的瓦盆，豆芽又长胖长高了。只是有些奇怪，有的豆芽头上顶着透明的白帽子，有的却是油亮亮的小绿帽。

小妹在黄豆芽盆里，悄悄撒了一把绿豆，那豆芽就黄黄绿绿的了。

201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学生作文阅读网》《九年级语文阅读网》

《中学语文在线》等十多家网站转载

2015重庆中考试卷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巴乌德站在老桑树上有些眩晕，他慌忙搂住近旁的一根粗枝，感觉自己很像秋风里高挑在枝头的孤独的柿子。他趴在枝丫上全身稀软。

巴乌德稀软的目光透过桑叶的缝隙直落到学校食堂门前，那里黑压压排满打饭的人，他们都是槐中的学生，其中不少他高有的同学。隐隐听到他们不耐烦地把碗筷敲得山响，巴乌德胃里一阵空洞的抽搐。两天前，他也是夹在这样的队伍里敲响碗筷的，那声音急切而充满幸福。挨到一个小小的木质窗口，递上一两张粗糙的馍票，一两个黑黢黢的馍就实实在在地到了手；再转到另一窗口，向里面的人递上几分几毛的小票，半碗一碗的汤菜就温软了一身的饥寒。他们三五成群，在空旷的操场围成不规则的一圈，说笑打闹中吃完了晚饭，夕阳给这些明显营养不良的学子，青黄的脸颊涂上一层不相称的红亮。

巴乌德在这样的夕阳下神情凄然，犹如枝叶上一片焦黄的桑叶。他已经接连两天没有进食了，自打前天早上花掉最后一张饭票后，巴乌德再也没去过食堂。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有着天生的自尊和敏感，他不允许自己饥饿的窘相在同学面前裸露，更害怕他的同桌好友椿树掰一半自己的黑馍满校园追他。于是他爬上了这棵桑树。

这棵苍老的野生桑树，是巴乌德下午上体育课时就看中的，他觉得这正是躲避晚饭的理想去处。当时他在骄阳下眯起眼睛，很清晰地看见桑树的顶枝上一片紫莹莹、粉嘟嘟的桑葚，他不得不敬佩自己的眼力，饥饿能使周身各器官散发意想不到的能效。他在惊异中吃力地爬上桑树，紧抱树

枝一阵腿软目眩，白布短袖衬衫湿淋淋地潮上脊背。两只热恋的知了叽的一声长鸣，扫过他的眉毛，飞向不远的杨树，撒他一头一脸的冷尿。层层桑叶不断摩擦他高挺的鼻子，清幽的香一缕缕钻入鼻孔。巴乌德真想变成白胖胖的蚕宝宝，懒洋洋地躺在桑叶上吃食、看天。蚕不担心自己挨饿，一树苍绿的桑叶会使它们的日子饱满。

终于攀上最高的枝条，深紫的嫩红的桑葚一嘟噜一嘟噜随着他摇晃。巴乌德张嘴去咬，淡紫色的汁液在舌头和牙齿间快活流动，近乎呆滞的肠胃被这酸甜召唤得咕噜噜蠕动。他吃得狼吞虎咽，嘴巴、手掌和衣襟染成紫拉拉的颜色，伸长脖子打了一个酸酸的饱嗝。他想到乡下的父亲，这是他两天来一直在想盼的一个人，按照当地回民的习惯，应该叫“伯”的那个高个子男人。

伯两天前就该送口粮给他了，每月的这个时候，伯的身影就会准时出现在操场尽头。这时巴乌德才发现站在桑树的高枝上，一眼能看到操场尽头的小路，那条南北小路一直通往槐中的大门口。巴乌德嘴角流着紫色的汁水，目光长长地挂在小路上。有一阵恍惚中看见了挑着箩筐悠悠而来的伯，伯左腿有些瘸，挑筐就晃动得厉害，但全然不影响他的英俊。伯穿粗布家染灰白汗衫、深蓝大腰短裤，他高大匀称的身体随着箩筐的晃动有一种无言的力和美。

伯排行老二，是爷爷三个儿子中最帅气的，这常常让巴乌德心生骄傲，他常在夜间暗暗使劲，希望像田野里的高粱拔节长高，他担心在身材上遗传了矮个子母亲。想到母亲，巴乌德又想到了父亲挑来的箩筐，一头装着巴乌德当月交给食堂的粮食，另一头，一打开就溢出母亲和家的味道，有连夜烙好的杂面饼子，有腌制得喷香的辣豇豆，有刚出菜缸的咸蒜瓣儿，还有补着厚厚补丁，散发着皂角香味的衣裳。伯在临走时，往往把粗大的手在怀里一阵紧摸，摸出一卷被汗水浸得软湿的纸币来。伯把钱塞进巴乌德手里说：“拿着！”然后就将空箩筐挑上肩头，一高一低地晃出校门。巴乌德忍不住朝他的背影喊：“伯！”伯亮起一双深陷的大眼睛，说：“回呀！”巴乌德的声音就浸了泪色。

知了仍在不远处聒噪，太阳光在它们的鸣叫中软塌，燥热从天地间缓

缓消退。一只白翅膀的小鸟落在巴乌德近旁的细枝上，歪着精灵般的小脑袋娇声啼叫。鸟儿惊奇悬在树枝上的少年和他大眼睛里溢出的泪水。这时巴乌德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

巴乌德拨开浓密的枝叶，见操场上没有一个人，他怀疑自己是想念父亲耳朵产生的幻觉，不想又传来更响更急的呼唤，声音来自脚下。巴乌德一出溜滑到树杈，看树下一老一少两个人，仰起两张慌张的脸。少年尖锐地喊：“巴乌德！你咋躲这儿来啦？快下来！”是后村的椿树，看他一张因焦急而皱巴巴的小脸，巴乌德突然忍不住想笑，可是他猛然认出树下的老人是政教处主任，就连忙收敛了绽开的笑纹。主任上前抱住树干，就像准备抱住沿树干滑下来的巴乌德。巴乌德的双脚一落地面，老主任的双手就按在了他的肩上，他说：“巴乌德你得回家一趟。”他说这话时，巴乌德看见他浑浊的眼球泡在血色里。他问：“回家弄啥？”又问，“现在回吗？天快黑啦！”椿树尖声说：“你家来电话了，叫你快回哩！”巴乌德一听就笑出声来，他们村偏僻得要命，别说电话，连电都没有。老主任看看夜幕笼罩的操场说：“跟我走，孩子。”

直到走到食堂门口，老主任才松开巴乌德的肩膀。他让椿树从食堂拿一个布包出来，塞进他怀里，说：“巴乌德，你家刚才来电话了，一个叫马前的表哥打来的，说你父亲病重了，让你连夜回家一趟。”巴乌德确实有个表哥叫马前，这说明家里来电话是真的，但他还是不信：“不会的！俺伯身体扎实得很哩，没见他有病儿灾儿的，没啥事儿，不回了。”椿树就看老主任的脸。老主任拍着巴乌德的后背说：“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家人等你呢。”又拍几下后背，就像拍一匹懵懂的小马，说，“快走吧！路上小心！”

天边收起最后一缕彩纱，城墙和树木隐在混白的天空，归巢的小鸟在半空中低飞，县城的街道在暮色中灰暗，归家的路人脚步匆忙，裹带股股黏稠的疲惫。

少年巴乌德走在灰色的街道，听不见自己脚板踏在路面的声音，活像一张轻飘的皮影。他被家里打来的这个莫名的电话疑惑着，他知道表哥因这电话，要跑到十五里的公社，这中间没有一条平整的官路，大都是乡

亲在野地凭空踩出的纵横的小道，太阳和月光下，土路似洗得亮白的羊肠子。“看来伯真的病了，难怪他不来送月粮给我呢。”想到这儿，巴乌德心头一阵紧缩，脚步明显迈得更快，走着走着路灯亮了。

第一次进城是父亲送的，巴乌德考上了县城的高中，这是十几年来第一个老回回的孩子上高中，这对于偏僻贫穷的乡村，无疑是最响亮的事情。村人送他进城就像送状元入朝，他们争相塞吃食给他，家做的布包塞满乡老们的心情。妈妈单薄的身体倚靠在村边的槐树，不断撩起围裙擦拭涌出的热泪。伯挑着一对箩筐，扁担的沉重压不拢咧开的大嘴。从李庄到槐城，一百零八里的路程，父子俩从天明走到天黑，快走到槐中时，路灯突然地亮了。小乌德待在路灯下无法移步，犹如踩上母亲刚熬出的黏稠的桐油，他怀疑是谁把清洁的月光收拢了，注入晶莹剔透的玻璃泡内，一群群的飞虫在光明里起舞，巴乌德也想起舞了。伯说：“这比咱家的洋油灯亮多了。以后，你就能在路灯下可劲儿念书了。”

巴乌德顺着路灯看上去，一弯玉梳似的新月悬在幽蓝的天幕。

东寨门就在脚下。听伯说，解放前青砖垒砌的城门高过云彩，土匪攻了三天三夜硬是土末未掉。现在城墙没了，寨门也没了，但仍叫寨门，巴乌德知道，出了东寨门就出城了，他深夜的跋涉还未真正开始。巴乌德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他对城边最后一盏路灯充满依恋，他知道没有灯光的夏夜是多么黑暗，他背靠灯柱出了一口长长的闷气。

斜挎的蓝布包包硬硬地压着肚皮，麻木的肠胃翻出一股难闻的暖气，使他想起临走前老主任的赠予，慌忙打开，手指感受它的弹性，敞开的布包散出一股粮食的甜香。一个高粱面馍，路灯下泛着幽光，再摸，又一个，布包仍沉甸甸地垂着，掏出一个凉凉的家伙，竟然是一个手电筒！老主任晚自习巡堂时的专用，此时却实实在在地握在自己手里，巴乌德心底升腾起暖暖的明亮。

巴乌德坐在东寨门的路灯下，就着头顶晕黄的灯光，三两口吞下一个高粱面馍，第二个馍送到嘴边时，还是忍下了，余下的近百里夜路，他要给自己一个殷实的希望。他把馍装回布包，站起身整了整衣裤，双手紧握手电筒，一脚踏进城外的夜路。巴乌德的视野深洞般幽暗。

没走多远，巴乌德紧绷绷的心就有了松动，他的眼睛很快适应了城外的夜空，天空竟让人意想不到的明净。那弯弯的月牙洒下清幽的玉光，星星在云朵里眨着迷人的亮眼，路两旁的杨树把天空切成弯曲的河流，巴乌德如游走在河底的一尾鲢鱼。还有不少的鱼同他一起游走，有空手的，有挑担的，有拉架车的，有赶毛驴的，也有推独轮车的，大都是青壮的男子，他们急急地赶路，朝着相同或相反的方向。独轮车吱吱扭扭，挑担的吱吱呀呀，毛驴打着响鼻，汉子嘴角的劣质香烟明明灭灭。巴乌德愿意靠近他们，尽力同他们的脚步保持一致，热烘烘的牲口味、辣丝丝的烟草味，都让他感到踏实。

伯也吸这劣质的草烟，巴乌德小时候没见伯吸烟，左腿伤残后才吸上的，他往往是一边咳嗽一边抽烟，妈就扯开嗓子骂，骂他越来越不上权^①，越活越没成色，今几个吸烟，明几个还喝酒哩，就不怕遭鼠迷^②。伯就站起来，拍掉屁股上的土躲得没影。

一个同今天相似的月夜，伯喊巴乌德出门串亲，半路塞给儿子一个鸡蛋，鸡蛋被伯暖得烫手，儿子明白，这鸡蛋是伯从妈那儿费力偷来的，伯的声音蚊虫般细小，儿子还是听出伯是让他去代销点换大白鹅香烟。穿过一个幽深的杨树林，伯说，这红皮鸡蛋个大，换一盒烟还要讨上两颗水果糖，糖当然是犒劳巴乌德的。伯在树林边等候，叮嘱儿子抓牢鸡蛋别跌碎了，巴乌德就聚拢五个小手指紧紧抠住。快到代销点门口了，巴乌德转身回来了，一脸的苦楚，伯看见他指缝里滴答流水儿，知道儿子用劲过大把蛋壳抠破了，就蹲下来仰脸把鸡蛋喝了，抹抹嘴说：“回吧！”父子俩走得垂头丧气。

想到这儿巴乌德猛然笑出声来，把身边的驴子惊得一仰脖子，还给巴乌德一串长啸：“呜哇！呜哇！呜哇！突噜——”静夜里犹如晴天霹雳，吓得巴乌德几乎跌坐在地。

笔直的大路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夜行的人车来到了四岔路口。辨不清

① 不上权：豫东农村方言，当地打麦时用木杈挑麦秸，碾碎的麦秸和麦壳挑不起来，就称“不上权”，这里寓指人不成器、不走正路。

② 鼠迷：回族经堂语，意为倒霉、不顺利。